

乡村记忆

地瓜人生

牟民

我是吃地瓜长大的。

地瓜也称红薯。红薯听起来不如地瓜亲，它长于泥土，不忘出处，不管它是红还是黄，它都是泥土的孩子。地瓜贯穿了一年四季，也贯穿了农家人的一生，有句话说：生就的地瓜肚子，只要为庄稼人，就要吃地瓜，熬着地瓜人生的日子。

开春地温上来，忙着播种了。先从村外地瓜井里，一篮子一篮子取出年前秋天贮藏的蔓瓜种，小心摘去茎蔓，装上车，来到农田里。前面犁根豁沟，后面紧跟着栽窝瓜。手扑搂扑搂红通通的瓜种，如同捧着婴孩，将它根朝下，栽进泥土里，培好土，那便栽下了希望。它会在墒情合适的环境里生根发芽，向地下延伸，然后生出一个个瓜蛋。瓜蛋吸取母本营养，慢慢膨大，有的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庄稼人称它一窝猴。每个瓜蛋拳头大，一窝瓜蛋，那就是农家人一顿的饭食。我们生产队有个王伯，他琢磨着把瓜种下部削去一部分，栽到土里，会多发芽生根，瓜蛋就多。真如他所料，每墩窝瓜比往日能多下瓜蛋，产量提高。

在窝瓜下种的同时，家家分一定数的蔓瓜种，在炕头畦地瓜芽。后来大队有了专门畦地瓜芽的大窖，个人畦地瓜芽的就少了。地瓜芽出齐了，开始栽芽瓜了。一棵棵拔出，一百棵一把。按照每棵间隔半尺的距离，轻轻地捏着地瓜芽，地瓜芽犹如一个瘦弱纤细的婴孩，食指中指在茎背上挖个坑，将它栽上，随手旋出一个窝儿，后面有专人往窝里浇水，保证它存活。一棵棵温室里长大的芽儿，见风见光后，不免叶子耷拉，仿佛昏死过去，别担心，它们的根须在泥土里会顽强地生长，慢慢苏醒了。它们本就是泥土养育的，魂儿返回了故乡，如同鱼儿回归大海。只要它们醒了，坚韧性便展示出来。即便天旱，根须也不停地生长。肥水充足，它便长出了茎蔓似的头发，头发长出墨绿色的叶子，很快满了垄背，跟着满了垄沟。那头发呀，浑身力气没处使，冒出一根根白嫩的须儿，往泥土里扎去，那亲近泥土的滋味儿，仿佛吃奶的孩子往母亲怀里钻。肥厚的叶子撑起来，如一把把小伞。

看着那壮实的茎蔓钻进地里，要及时阻止它肆意疯长，别抢了地下地瓜蛋的营养。拿棍子把它翻个身，扯断它的白须

儿，阳光曝晒，它便不再折腾。

二

地瓜是唯一可以用秧蔓掐插种植的庄稼，只需把一节秧蔓落地，它就生根发芽生长，长满地里。有了旺盛的地瓜蔓，麦收后的日子里，生产队长会安排劳力，到芽瓜地里剪瓜蔓儿。开始栽蔓瓜了啊！几堆长长的地瓜蔓，放在水井边，女人们坐在凳子上，拿根长一两米的地瓜蔓，从头剪个半尺长，一般留下两到三个叶子，余下的叶子剪掉，放进篮子里。叶子沉淀了地瓜的营养，高贵着呢！拿回家用热水焯了，用蒜泥拌着吃，也可以与苞米面搅拌，蒸着吃。剪出的齐刷刷的地瓜蔓，洒上井水，赶快吩咐男女劳力，去地里栽蔓瓜。

不见根须的地瓜蔓进了泥土，又逢上雨季，迅速成活，根须眨眼长出，活脱脱成为一个个泥土里的孩子，根须慢慢长成胖瘦适中的蔓瓜，那可是来年的地瓜种呀。

转眼间立秋了，高秆作物摇曳生姿，地瓜却沉默无语，只把劲儿使在暗处，做足了膨胀的功夫。庄稼人懂得，抗折腾的地瓜，踩着季节的脚步已经成熟了，劲儿鼓了起来。“在贫寒凄苦的岁月中，它给予村里人最后的安慰和保证”（《九月寓言》），这是作家张炜对地瓜的赞叹敬仰。饥饿的年月里，只要有地瓜，便可以活下去。早晚，来往地头间，早就闻到了地瓜味儿。别看满地里藤蔓缠脚，看不见地瓜的身影，从垄沟里鼓起的一块块泥土，能够想象它在做着最后的冲刺，饱胀自己，冲出泥土，见一见煦暖的阳光。

窝瓜呢，一入秋，瓜蔓开始枯黄，它在告诉村人，好料理我们了！忽然一天早晨，队长在街面上呼喊，整劳力去南坡刨窝瓜了哟！妇女吃了饭去打地瓜干了哈！那些从地里滚出来的大窝瓜啊，一眨眼的光景，满了地。它们或躺或站，闪闪的，等待人们捧它、爱它、侍弄它。

三

从泥土里滚出来的地瓜皮实，属性正吻合了村民的特性，吃苦耐劳。村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喜好喝一口的，早用地瓜干换来地瓜烧，倒一杯，慢吞吞地喝，地瓜味儿便充满全身。然后喝一碗地瓜饭，拿起烂熟的地瓜，啜开皮儿，吸溜溜往胃里进，吃几口，再夹一块咸菜丝儿，继续吃，一会儿就填饱

了肚子。不见油水的铁胃，能吞咽任何粗糙的食物，能消化地瓜形成的反酸，最大化地吸收地瓜的营养。吧嗒吧嗒吃着，竟能把身上丢掉的肉膘子找回来。活儿很苦，上了秋，吃上了地瓜，就有了地瓜膘儿，地瓜换来庄稼人旺盛的生命力，它可是个大功臣。

吃了地瓜的汉子们，高举镰刀，哼着小曲儿，身后有了一行行地瓜。紧跟着的一排排妇女，拿着碌碡、篮子，嚓嚓声一片。那些地瓜呀，转眼成了雪白的纸片。孩子们也来帮忙，小手麻利地把地瓜片整齐摆在身后的空地里。听着悦耳的嚓嚓声，有个顽皮的孩子竟偷偷把碌碡夹在两腿间，拿起一块地瓜，往刀片上按，嚓嚓一声，手掌与刀片碰撞，立即血流如注。大人们赶紧拆下一块袄襟，拔来七七菜，敷到伤口上，用袄布一缠，喊一声，晒地瓜干去，再不要动碌碡，那不是你们小孩子们用的！看看前面一堆堆的地瓜，妇女们不停地挪动碌碡，一堆地瓜碌完了，挪几步，接上新的一堆，嚓嚓声不断。

秋分一过，转眼到了寒露。便要刨蔓瓜，要赶在霜降前把蔓瓜收拾利索了，放进地瓜井里，蔓瓜娇贵，是明年春的窝瓜种，不能让霜冻伤了。蔓瓜刨完，就轮上大喷的芽瓜了，这可是社员们一冬一春的主食。一边刨地瓜，一边分，一边推回家贮藏在地瓜窖子里、炕头上。

分地瓜的农田里，红红的地瓜筋儿长长的，蛇一样盘在地里。父亲会形容说，那是地瓜的脐带，也有营养哩！有一年，地瓜筋儿过秤分给社员。看着院子里一堆地瓜筋儿，母亲讥讽父亲，这会儿好了，不用碌地瓜干了。

有一次吃饭时，门口来了一个讨饭的，母亲把烀出的金晃晃的苞米饼子拿出两个，搁在讨饭人的篮子里，再加几块流油的地瓜，放在讨饭人手里。我问母亲，为啥还要加几块地瓜？母亲说，地瓜救急，给他们现吃，饼子放干了，回家粉成面儿，还能再做着吃。

有了地瓜，日子有了奔头。地瓜丝儿、地瓜干儿碾成面儿，包饺子、包包子、擀面条、烙饼、炸面鱼儿等，换着花样吃。孩子们上学，包块熟地瓜，午饭时尚存一丝儿热乎气，甜兮兮的，吃下去立马有了精神。吃上了地瓜的村人，地瓜肚子充实了，衣服上有了地瓜味儿，脸色成了地瓜模样，整个村子热烘烘的。

秋收

高润武

上世纪70年代，胶东地区平原地带粮食作物以种小麦和玉米为主，秋收主要是大面积收获玉米，秋种主要是播种小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天收获的玉米，却不是春天播种的，而是小麦收获之前套种的。

那时，机械化程度不高，收玉米主要靠人工将玉米秸子一棵棵刨倒。刨玉米是技术活，挣的工分多。掌握刨玉米要领的农民，紧握小镢头木柄，弯腰腋下夹住玉米秸上部，手把住下部，双眼瞄准玉米秸根部，用力挥镢，将镢头楔入根部的泥土里，然后一手压玉米秸，一手压镢柄，稍微一提，一棵玉米秸就连根被刨了起来。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镢一棵。若不掌握技术要领，手握不住镢柄，镢柄在手里直打转，眼瞄不准根部，镢头楔不到准确位置，需三四镢才能刨起一棵，刨不了几棵玉米，手上就会磨起泡。想多挣工分的农民，大多选择去刨玉米，因为刨玉米是按趟计工分，多刨多挣，快手刨一天玉米能顶三、四天挣的工分。

玉米刨倒后，还要负责将玉米棒子掰下来，把玉米秸子捆成捆，拖到地头簇起来。然后，生产队组织人力将掰下来的玉米棒子以架子车推和马车拉的方式运到场院。地头上的玉米秸子，农闲时作为燃料分给社员或是运到生产队饲养场粉碎，作为牛、马、猪的饲料。

玉米和玉米秸全部运出了地外，需向地里运送圈肥扬开，等公社大型拖拉机来集中耕地。深耕的土地需经过耙、耢等工序，将大的土块耙碎、耢平，然后按规定尺寸人工修成畦埂，生产队长经常以畦埂修得是否笔直、畦埂里是否有大土块和玉米根子等作为检查标准，做不好是要扣工分的。修好了畦埂，播种机随即入场，开始播种小麦。

秋天的农田路两侧，成排的榆树矗立在簇堆的玉米秸子中间，如屏障，似栅栏，成为农田路上的一道风景。劳动之余，人们拉倒一捆玉米秸，或坐或倚，或闭目休息，或与人闲聊，近看平整的待播土地，远眺空旷的蓝天，精打细算现实，畅想未来前景。那时农田路上大多栽植的是榆树，为战备或饥荒年时所需。

最轻松愉快的劳动莫过于夜剥玉米皮了。带皮的玉米棒子运到了场院，根根玉米缨子铺散在皮外，如尖头娃娃；有绿的但更多的是白的，玉石般一排排堆砌成梯形，排列在场院上。晚上，社员们便集中到场院上剥玉米皮，再将玉米编起来，码成垛，晾干后集中脱粒。

傍晚，生产队的记工员按每家的劳力数将堆放在场院上的玉米按户分成若干块，用粉笔在地上画上线，写上各家户主的名字。社员们吃过晚饭，便全家出动来到场院，找到自家分的地方，开始了“夜战玉米堆”。

场院上汽灯高悬，社员们或坐于马扎，或盘膝坐于蒲团上，围着玉米堆，双手不停地重复着同一组动作，犹如特意编排的集体舞：捋开外层老皮，从尖部撕开新皮并扯下，放于身侧，将带着两片老皮的玉米扔到身后。每一个动作既快捷又洒脱，玉米犹如发发炮弹，在人们的身后飞舞。大家一边剥玉米皮一边聊天，在交流中愉悦了心情、缓解了白天的疲劳，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剥下来的玉米皮，人们拿回家，可以用来编成工艺品增加家庭收入，也可作蒸馒头用的垫皮。

场院上的汽灯很亮，近处看那网状的灯芯有些刺眼。飞蛾伴着汽灯的嘶嘶声翩翩起舞。孩子们在灯下捉蟋蟀、捕飞蛾、数星星，在玩耍中收获童年的快乐。许多孩子玩累了便倚在玉米皮上睡着了，最后趴在大人们的脊背上乘梦回家。

人们乐于夜剥玉米皮。在黑夜里，有一盏汽灯照亮，大家坐在一起，享受凉爽，把握生活的希望。